

我的『第一眼』

舒乙

情
情
情
情

散文丛书

蒙曦 ●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特别想编一本书，叫做《第一眼》，由上百上千对夫妻来写，专写他们在浩瀚的人海之中，是怎么彼此发现对方的。一定有趣。说不定能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还会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婚姻行为学》，这也难说。

我的《第一眼》，说不上奇特，但也还有一点传奇性。



情情

I267

S644

WODE "DIYIYAN"

我的

◆ 舒乙

『第

眼』

中国文联出版社

8907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第一眼/舒乙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1

(情情情情散文丛书)

ISBN 7-5059-3690-5

I. 我… II. 舒…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039 号

书 名	我的第一眼
作 者	(满)舒乙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4 千字
印 张	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90-5/I·2837
定 价	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我有幸在付梓前就读到《情情情情》散文丛中舒乙（满族）的《我的“第一眼”》，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的《蓝宝石金戒指》，丹珠昂奔（藏族）的《遥远的莫斯科》，杨盛龙（土家族）的《杨柳依依》四本散文集的文稿，对照当前散文的发展走向和某些问题，由阅读这几本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而引发的感触就更深了。

首当其冲的一个感触就是散文的“真”。我从最近报刊上所见的争论文章中，凡涉及到真与非真的问题时多是散文是否可以虚构；并觉得这个问题固然也值得讨论，但更重要的是散文感情之真，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一点。毫不夸饰地说，散文感情之真应作为散文的生命来看。因为，散文不论采取何种写法，其感情均应发自胸臆，不仅不可作伪，也不应肆意矫情。

在这方面，讨论，各抒己见，乃至争论不休，

或许都是有益的，但更具示范作用的还是要有情真意浓的作品。正因为对这类散文作品的祈望，读了上述几位少数民族作家散文集之后才格外令人欣喜。舒乙散文集中无论是写北京（尤其是他幼时记忆中的北京），还是读他的父亲老舍先生（特别是生活在小羊圈胡同的老舍和家人们），抑或是他所熟悉的其他文学大师，却是那么充满纯真质朴的爱。我们读这样的散文，主要不是觉得作者在告诉你什么，而首先是以不作矫饰的真情感染了你什么。这样，我们不由得就信服了。特·赛音巴雅尔的《诺恩吉娅》，最初在报纸上发表时我就读过，为他的真情所感动。当时我就深深悟道：散文的“真”与“假”就是要在读者心中分解。我们有时可能并不很熟悉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然而只要他的感情真挚（而不是出于各种功利的掺假），我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引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在这方面，任何矫情和作伪（哪怕是很“高明”的虚饰）有时也会露怯，从而引起有识见的读者的反感。这套丛书中的散文作品最可贵之处恰在于它们的挚切与自然。显然，并非出于无意识而为之，而是反映了这几位作家的价值观和艺术追求。正如杨盛龙在他的《真情永在（自序）》中所言：“尽管虚假很普遍，世界还是充满爱，洋溢着真善美，充满真情。”这就说明，真情并非出于作家的臆造，而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它反映了正直善良人们的理想与渴望。因此，才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丹珠昂奔在他的《爱就是责任（自序）》中也坚持认为“艺术永远离不开真实”，都表明了他们自觉的追求是多么执著。

与此相联系的是，本丛书中的许多散文体现着传统散文

与发展中的散文多元化的较好融合。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年散文在发展中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多元局面，这自然应视为散文创作走向繁荣的特征之一。但这几位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并没有为那种炫目的色彩搞得无所适从。他们的作品显然也在吸取时代发展中积极的东西，力戒墨守陈规而不前进；但他们更珍爱传统散文经过验证的不可扬弃的精髓，恪守必要的并非僵化的艺术法度；他们十分重视散文的内在意蕴，深知只有这样才会有耐人咀嚼的“散文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散文的精髓所在。以《诺恩吉娅》为例，作者紧扣这位远嫁他方的草原姑娘，以此为坚忍的基线自喻由草原至京城的蒙古族男儿，将那种对家乡怀念对祖国忠诚的一腔热忱委婉有致地烘托出来。这样写来既平淡又具美质，丰富的情味却在表面的文字以外，这是一种忌戒浅露的思想和艺术境界。我仔细看了一下，丛书中的多数篇章都不很长，极少冗繁之笔。这与我国散文素以精短为佳的传统是恰相契合的，舒乙的自序《情似根》，就是一篇不足千字的精短散文，内涵却很丰富，它昭示读者何为生命之根，真情之源，以几个“小故事”透溢出人情之重，人品之美。正是因为这情之根，“支撑着人的世界”，纵然斯人形体不在，而灵性之根不朽。这类堪称精品的散文，注重内蕴，注重韵味，不故意拉大架势，更不以“大散文”自居；却丝毫不乏真货色，绝无大而空之弊。

既为少数民族作家，自然应有本民族个性和气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特色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至少会大大削减了艺术品位。这特色不仅指地域色彩的独特，还应有作家笔

下流溢出的独具的民族个性，从丹珠昂奔的集子中，我仿佛目睹了藏民生活区的一幅幅风情画：跳火堆的炽烈，迪庆地区朝天祭地的虔诚，还有小银马蹦蹦跳跳回栏时，桑烟飘逝在草原……这是多么情味浓郁令人神往的独特场景。而地居湘西的土家族作家杨盛龙笔下则是另一种情味，当我们读了他的《故乡的油桐》、《捞车河七色光》，作者的感受以及传导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如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本丛书中有的作家的某些作品稍嫌稚嫩；但就总体而言是一套有特色有分量的散文丛书。它不仅仅反映了这些作家的成就和创作势头，同时也表现了出版社选题的独到与编辑同志的识见，这对于展示与推动少数民族作者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本人对丛书激赏之余，特为之序。

石 英

2000年盛夏于京

情似根 (自序)

年轻记者问我一个问题：

哪个更重？事业，还是情？包括乡情、友情、亲情、爱情。

我说：这是两码事，都重，并不矛盾。

我举了两个例子。

一次，去见季羨林先生。他说他写过一篇小文章，是怀念老舍先生的。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回他们偶然在“四联理发店”相遇，点点头，打了招呼，各自坐在椅子上让师傅替他们理发刮脸。完了事，老舍先生先走。等季先生到柜台上付款时，收款员悄悄地对他说：刚才那位老先生已经替您付了。季先生大感动。他没有想到，他觉得这是一份情谊。什么都不说，只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却给了你很大的温暖，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有人关心着你，替你做了，什么也不为，没有任何功利。多好。

这便是情，重重的情，浓浓的情。

让人能记一辈子。

还有一例。

老舍先生自杀身亡之前几小时曾问过夫人：家里有多少钱？

他平时在家里从不管钱，对钱财心中完全无数。

可是，他干吗在这种时候关心这件事呢？

他接着问：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

当时，除了小妹妹还在北大念技术物理之外，三个大孩子都已工作多年了，经济独立，从来没有向家里要过钱。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他脑子里怎么会冒出这么个问题来？在最要命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亲情在起作用。一个父亲，一个有责任心的父亲，一个有点老派的一家之长，在庄严地悲凉地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前夕，占据他脑海的大事，是想自己的孩子的未来，而且想得很单纯，很直截了当，很实在：教他们别饿着，别凉着。这就是生命的延续。他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了，只能留下一点钱吧，或许，还会有点用。

还有多少钱呢？所以，他要问。

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可是，想起来，便会黯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人们各自从事的事业只能占去他们的部分时间，但肯定不是全部时间，在其余的时间里，情便是主角了。

是情支撑着人的世界，让他活着，让他去干事业，让他去爱这个世界。

我时刻感到情的沉甸和不可欠缺。

情是根，我想；既然离不了，便要珍惜。

而且，说到情，它的纯真，它的质朴，它的可贵，就在于只讲付与，只讲给，完全没有功利，不求回报。

目 录

1/情似根（自序）

1/北京啊，你真挤

5/最美最雅的装点

9/北京，什么样

15/最美的就在这儿

19/废寺

23/洋日暮

26/我的遗憾

30/最小最小的小学

32/老舍爱北京的启示

36/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40/北京人盼着刮风

42/重彩描绘北京的文化布局

47/家在语堂先生院中

53/生命在案头

56/父子情

62/和爸爸过年

71/妈妈今年八十八

75/父亲最后的两天

94/再谈老舍之死

107/谢吾师

110/教子八章

115/最后的粮票

119/哭任宝贤

123/没有留下话的杨犁

126/巴金的三件大事

134/向您九鞠躬，曹禺先生

137/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

145/凌叔华最后的日子

150/萧乾享受“多余的”生命

159/戏，曾是她的生命——叶子印象

164/交叉点上的人——英若诚

174/人杰人瑞——冰心先生

185/何容——台湾的语言大师

191/宗月大师

202/最伟大的龙套——追思风子

206/送别大师 送别世纪

209/老师齐申柯

214/一群可爱的日本老舍迷

218/井上翠竹

228/一生爱好是天然——记东山魁夷

242/“柿子先生”——记水上勉

259/我的“第一眼”

264/爱情礼赞

268/舒乙主要作品目录

北京啊，你真挤

什么是北京最大的特点呢？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想到黄瓦红墙的故宫和蓝顶白座的天坛祈年殿；有人则想到矮矮的小四合院，还有那里面可爱的老枣树和石榴；还有人会指着三环路和不计其数的拔地而起的新楼群说：这才是北京，新的北京……而我，我的回答却宁肯是另一种。

我要说的这个特点，像一个摆脱不掉的影子，不论你走到哪儿，它都会顽固地出现，向你暗示，向你强调，甚至向你示威，使你无时无刻都会感到它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是那么不可回避；是那么教人无可奈何。

这就是：北京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

这个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简直不用任何证明。任何时候，不必专等星期日，只要往王府井大街，或者大栅栏、西单路口一站，举目四望，不出十秒钟，就全明白了。如果想身临其境地领受一下北京人口众多的真实压力，最理想的试验站莫过于

地铁复兴门车站。在那里，要是没有一点勇气和实力，恐怕永远也不用想挤下车来。十次中有八次，不是你踩了别人的脚，就是别人提包的拉链划破了你的手。所有路过这里的人，脑子里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同一个感想：人真多啊！

北京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一千万大关。这还不算，北京的流动人口竟达到了一百三十万，这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一个华盛顿，加上一个渥太华，再加上一个堪培拉的人口总和的巨大人流，在北京这块地方，在这一千万人口之中，来回不停地“流动”，这可怎么得了！

北京的人口数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大分母，它对每一项市政建设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不论多么高的绝对值只要被这个恶狠狠的大分母一除，就会变成很低的人均占有值。北京市每年差不多要完成一千万平方米的住房建筑，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新婚的小家庭源源不断地产生，旧账还未了，新需求又产生了，于是不停地盖房分房，不停地要房，又不停地盖房分房，形成一种有趣而又不可乐的循环，好像永远不会有止境。一方面，新楼房盖了千千万；另一方面，旧四合院里的临建小棚子小房子中的居民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旧城区旧胡同的改进依然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北京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包袱，这个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包袱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都会影响一千万北京人的生活，而且何止在住房问题上，在能源、交通、通讯、教育、环保等等问题上都会是同一命运。

人口的影响不光会表现在量的不满足，它还会在质上发生作用。在北京，任何一种新设施都会面临超负荷的强度运

转，从而大大减少它们的使用寿命。地铁的电梯按常规也许能使用二三十年，在北京或许只能使用十年，因为它实在负担太重，就像故宫太和殿地上的大方砖被强大的游客流过早地踩出了坑磨去了表皮一样，可悲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限制人流量的办法去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

除此之外，人口太多对北京城市生活还有许多无形的影响。过去，北京人站在大马路上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西山北山，这是北京人的一点骄傲。身居城内的人，家中大多有个小院子，可以种树栽花，一抬头，能够看见青青的远山，给人一种贴近自然，回归自然的享受。现在，不用说站在东西长安大街上，就是站在景山顶上，如果不是雨后风后，也永远别打算看见西山北山。北京城的上空老被一层厚厚的烟尘所笼罩，灰茫茫的。人多车多烟囱多，于是，北京人和心爱的西山北山就“再见”了。过去，阴历四月北京人到城外去“踏青”，走到万寿寺一带就已是一派田园风光了，现在，要想找一块可供您随便躺下来晒晒太阳的青草地，恐怕只能跑到香山附近了。由于人口太多，北京离自然远了，而这，是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大忌！贴近自然，回归自然，不仅是人们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条重要美学标准，这条美学标准是许多大城市经过畸形膨胀之后走了一段弯路得出的一条重要教训。北京原来是顶符合这条美学标准的；可是，由于人多，北京的优势正在丧失。眼下，北京人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在人多的前提下保持她固有的令人赞叹和羡慕的优势。是啊，这可是很不容易！因为，按着北京的传统，要处处都摆布得齐全，而处处都留着空儿，使人

能自由地呼吸，并能因地制宜地布置出各种美景，站在大街上还可以看见远山……这在人多的情况下，多难办到啊。

北京人多的原因有四个。几十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太高，此其一。社会变动太大，一拨人被赶到乡下去，进来了另一拨，情况变化之后，走的一拨回来了，进来的一拨也不走了，此其二。这两条原因是历史对北京的惩罚。第三是社会结构变化引起的迁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崛起以及管理机构的增大都使城市人口大增。最后一个原因是经济过热带来的人城人数的骤增，建筑临时工成了流动大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简单的分析无意对历史进行严厉的裁判，只是想弄清楚沉重的包袱是怎么来的。不求有助于今日，但求保持清醒的头脑。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陪一个日本代表团去参观小羊圈胡同的老舍先生诞生的故里。看完之后，一位中年日本学者说了一句俏皮话：“想当年，这个小院子只住老舍先生一家人，而如今，你们竟住了五家！”气得街道上的老太太们硬要拉他看看摆在室内的摩托车和电视机。其实，这位日本学者倒是一针见血，道破了北京人口骤增这个天机。

哎，北京的人口要是还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那个时期的数字，该有多好啊！